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在朝萬年十七

續編

雍虞集伯生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建國都，建號統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邑，立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為裕宗皇帝初。

世祖盡得天下之良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擢之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官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若於簡冊，則未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裕皇於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蘭州節度任官。

當外補

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真賦輸至於內府而折入於東宮者儲備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費用命公爲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善薩于戶王若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

裕皇方從上北巡賊廼結黨數百人僞爲儀服器械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塔鑰而入直抵太子宫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擅啓閤使語傳令者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先請見二人則啓閤矣賊計窮生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給循墻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郝偵俱爲賊擊死變起倉卒中

外不知所爲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晏然則公精密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爲上信倚故以宥密留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兵其還易不能辨其僞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爲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之死宜矣而爲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

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以爲賊黨法當籍其家公曰吾寔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爲僞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爲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瑛馬公紹獻州范

公芳

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范爲右司郎中馬爲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著一時號爲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爲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總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諭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夾公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宮中閒暇時身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

裕皇即出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能無惑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系也柰何爲此言乎廷臣以爲當二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

昔妖僧之亂能審詐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是年

世祖崩

成宗即位追尊

裕宗冊母后爲皇后后即東宮

爲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脩

世祖

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

司焉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

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儼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

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纒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異非衆庶所及受事者若忘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

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
善用人之道也 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
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官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
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 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
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
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 上蒞官也夙夜無
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
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 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
觴詠而樂之治具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
從容論說古事以達於政理諒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
非直爲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 東朝嘗
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
勞伐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

裕皇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奇質
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
裕皇幼冲時

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

京師首善宜建 國學以風示天下

裕皇躋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
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宰
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學舍於四邑鄉曰吾先
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
天性寒後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
惻孤無以爲依貧困無以爲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
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

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為天曆三年其子金界
奴出其官為大都留守 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
性特任之為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 上愛其能而思其父
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
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
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
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
魯國太夫人父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院因之女弟
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
子二人曰誠蚤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入匠總管
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

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雖睦嚴而有教

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携持入見 興聖太后上嗟悼父之

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 旨意事歷朝皆

有功今為 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

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入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

興武功庫事孫二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

雜造入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

次曰福童張氏先塋在四邑鄉坐隆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

之南原嗟夫 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 京

師貴富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

富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髻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飾

有聞於時父子遺建 國家之盛無小間而 聖上之眷遇

方未艾不亦盛哉 詔紀實為銘詩曰

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 裕皇夙夜匪躬

世祖聖神屬國 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

裕皇仁孝以承統佐天宮衆賢彙興肅以朝雖以養一

人以宣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 春官亦論多聞

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輔道義國有老

成授几設醴公為導迎寶藏王府禮在不曾公視其總有正

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群疑既亡宮

壺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 文母皇、聖孫之將隆福有

宮萬民所望徽音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

進賢虛左待之造于兩宮有猷有為至元之治於斯為盛民

物阜康法令脩整者壽後又樂乎熙辰公為詠歌以燕嘉賓

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

喬袞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

松栢松栢九二 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象其賢珮玉垂紳入

侍 天子左看鼎彝右有圖史 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

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德命人吏著文以刻盧

川云二西山峨 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

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

盛貴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其

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 因事已出入

左右擬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

有聞於當代若真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亮堅里不從

姓賈氏世為大興人王大父以甲申之歲目大興諸

太祖皇帝於龍漠

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陞塞戶口兵實攻取
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饗事賜名昔刺命其氏族視家
古人從

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于雍吉刺之地甲午從
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

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以

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贈嘉議大夫開喜郡
侯謚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
國公夫人李氏贈開喜郡夫人謚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
丑妮子方幼時

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
斫賊艦破其軍已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
公謚顯毅加贈崇德劾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

國公夫人毛氏 上所賜官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謚靖淑

加贈絳國夫人也父忽抹赤勇而有謀志通諸國語時阿里

卜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伴道值風霾晝晦賊乘間為亂擊

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

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尚膳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謚忠

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間習國禮

武宗皇帝逆后嫁嘗為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

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

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

提點

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為以為他
日可當天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頗之役軍次元

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黃金一白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爲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以聞上深納其說益信公爲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食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懼廷中美之間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有差時論翦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

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

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蒞餼燕享之節賜賚

之數等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大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爲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及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因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戶陞問意其勤懈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菑直衣賜以時饘粥充給誠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院能官禿堅里不花其人也上悅賜賚珠衣一駙馬闊里吉思以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上曰臣之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

者一世矣 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
於先臣乎有 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世
夫人皆有號謚當是時推恩之典未之行獨二三世家得之
而夫人之謚尤異典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畜
牧亡損且盡人之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爲之
請官市駝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
賜七寶笠以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
憂焉及天漸公揆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或

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
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天二年
上大資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
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
平章與之偕即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

和林北金山亢海八兒思闊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悅無異
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

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即其
家以賜三年 上御便殿訪群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
法以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爲莫及 上多
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

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
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時更出
私家馬二百以充用 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
在宣徽以四方爲政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裁
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爲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海舶
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
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百定以太

官帝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七年

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帖赤稔惡以累上竟譖害公聞者傷之帖赤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異國公諡忠隱絳國夫人脫脫灰追封異國夫人王氏追封異國夫人林氏封異國夫人子四人班卜忽里台皆爲監察御史野速周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書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忽里台等之所營也忽里台銜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天子聞焉天曆三年二月大司農卿哈刺八都傳勅命太史臣某著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自

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請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爲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四面而至有智有略有奇士毅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旰餐旣勤旣老嘉爾黃髮入侍帷幄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身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願

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羣人受職世臣是若嗟二異公夙已見奇承厥父祖祗奉泉源歷事

成宗 武考 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爲燕私自迹及遐振其寒飢歲六雨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爲之請

武皇在邊能發如林爾公爾侯干城腹心乃續大統廼有大資乃出金目泉幣綬帶至於朔垂宣旨勞勛往咨太師盛饗

於軍天車彭二載酒餼截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
言來聞曰茲虎士感公之勤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
辭三錫逾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
奪之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寶書厥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
忌則憚以構忠盡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被姦不係死生
忠上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為國慨天高日清衣冠舒
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越既責既蕃恩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
則固爵三公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治太
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後之士歌詠德業贊襄
訏謨於其間以資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
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富貴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

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
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
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
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爲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
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
高科大儒召拜孝上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
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
王公最父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
不紊用能以老成爲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
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續大統作新斯文建奎
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典章而故老漸以漸盡閣
孝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年慨公
之不及斯時也間爲上言之上以爲感制詔臣某著文以

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德治儒業始爲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齊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康穆生尚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懇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

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二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吳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吳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子子彝公洛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

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語學畫之出入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 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々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誅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

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升我 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 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須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及遠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七卓一者云臣泰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

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為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德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珠履入而奉親榆董滄瀾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琛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文孰為浮夸朝豔夕壤孰為疆梁外肆中隘衆人亦之君子攸既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書制作秩二在廷孝靖式毅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巒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臣某製文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

世祖皇帝時巡上京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專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詠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曰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宮脩佛事公曰近日有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然不知所對即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

司訊之左相曰尔自爲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
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爲變即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
及大都尹鉢敦宮衛王顧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
兵以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以兵公與張尚書問易
曰此將何爲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
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左相殆
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太子必不享還而政府亦
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訝太子略無還者皆疑懼不
知所爲至一鼓果聞人馬矢箠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
令啓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
詐也因答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完澤賽羊二
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
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叩

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
中覘見已過殺左相何合馬及左丞郝禎矣公與九思曰果
賊也即命鉢敦與兩指揮嚴兵發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繫
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若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以賊
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差星陸已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者
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
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于行在

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爲即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有司
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十餘年

成宗皇帝即位

隆福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見顯用張

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

矣

仁宗皇帝追論其功合封贈視張九思會

仁宗賓天命弗果下

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
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以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
以高爲氏奎章閣執事監丞統石烈希元與公同出女真亦
以高爲氏狀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
之地東接高句麗西近燕雲之北分族此石居 各爲部落
非郡縣無市井襟馭者故其爲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
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紇石烈曰孛述魯亦
或爲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
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全義
嘗爲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彝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
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氏之後秀以
詩禮上黨之人化之 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

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
州生守忠守正臣以孝聞又以善射從改真郡王取中原有
功爲千夫長從口温不花王取宋黃岡恃射深入奮擊死焉
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深
運糧都提堯魯台次即公也公諱鵬字彥解幼穎異不好弄
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聳然魁傑人也事

世祖皇帝潛藩以慎密受知歲甲寅

世祖城上都公董役有中幣金幣之賜中統三年 上爲

裕宗擇宮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醞兼領官府門衛之禁而
長其屬焉

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黃曰矢刺公須黃

裕皇因賜公名矢刺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搨取
豫樟之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絳用有金綺衣

之賜三年十月王傳撒里蛮太子贊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
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

世祖既定都于燕作都城官闕公與留守野速不花段禎董
其役功成有白金廐馬官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
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
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鞞帶鞍馬等賜 二聖益知公可大用
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
留守兼少府監

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
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呂
家原先塋之次娶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 年
師顏佐樞府以例謂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
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謚貞簡楊氏追封魯郡夫人

葛氏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

駙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

今上時恩封 楊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

贈公祖彞曰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

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

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葛夫人方盛年師顏

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

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高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

為女師宮中 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召其師而告之曰師

顏故宮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師顏事母夫人

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 年有司以高夫人貞節上聞

有 詔表其門閭 興聖太后召高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

今政治得失

仁宗尤念之 今上皇帝以天曆改元之十月即自天同召
師顏奉葛夫入以來曰舊家老人壺內師表賜德輝之號俾
侍中宮贊六宮之教焉師恩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
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
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斯公之女又娶
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亦卒又娶季氏女二人長適朝
列大夫維安路沿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蠻子孫男
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願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
童次燕問孫文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華昌紅黃家奴
次適史達兒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
世祖在上 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托
太子以爲名自中書樞密諸司皆有智慮者莫吝其詐以先
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 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 二

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

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
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
滅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至美號 禮於
當時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

世祖攬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
極于中以進耆壽乃睦聖子繼明麗天雖 在宮百度是宜
相時大僚並俊咸又既試既庸以遺宮邸時維高公始事睿
藩有潘維城啓祚孔安額 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莫此
京國界 二居庸魏 二兩京公維信巨 二相經營 皇簡在衷
宮城是使腹心扞城夙夜祗事
世祖時巡

裕皇在行載燠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攸在病臨中原旁極南際橫被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速禍自躬迺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時相狡于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間夜扣宮門儀導咸若時匪有人執固其鑰賊敗旋踵繇不入宮弗貽主憂實爲雋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於變事著簡冊名垂鼎彝累聖歷時報功匪遲桓二魯邦泰山爲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珍拒圭衮裳不及其生肖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爲母儀則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敷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在朝藁十八

雍 虞 集 伯生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留守故爲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宇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爲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爲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

官馬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入角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盡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為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為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遠遜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持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既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

懼容者唯伯顏為然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

安之故亟還夜行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與上足乃

安寢及旦蹕駐始知他日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

色繒綴雜旄象獅子以為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

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

迫及斷却脫象車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

以藥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遠聞者

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

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

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察計

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

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闡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

服以領之喪哥之為相也忽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已危中之

官馬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書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入角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盡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越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允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旣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

懼容者唯伯顏爲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

安之使亟還衣行與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與上足乃

安寢及日蹕駐始粘他日自上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

色繒綴雜旄象獅子以爲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

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

迫及斷却脫象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

治之諱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遠聞者

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

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

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繫計

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

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

服以領之喪哥之爲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已危中之

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
知其效無敢爲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
罪上之改尚書省爲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爲
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
之輿望以爲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
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哲而以公爲參知中
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又
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祿大
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
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
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出官

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織
縻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官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
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爲奸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
而直不特得人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
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以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
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太家或以上命
得給賜若營繕市場多遣私人逼督府史凌辱僚吏榜係其
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
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莫不得出所司
捕得奏誅之公曰北有故非闌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
州民高氏隸藉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嘗有利其
家財者使部曲強奪其婦公爲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
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

知教也始太爲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強之凌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祝之阿思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令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爲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間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爲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勅學士爲贊識以天子之靈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時太師帖木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時宿儲而

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脩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留守魯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而只等遂與公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后仁怒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即位也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間肆毒眦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旣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寃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出明令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

天下顧未暇它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愆之故本由巨奸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奸宄遘復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

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托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爲請此又惟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容呂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繼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賈京兆路總管諸軍與曾贈翰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

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
牙次適糊立忽攀公墓在鄆縣其里從先塋也銘曰
魏二神京

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廟民之攸止大嘉周
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相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
周郊陳實繼且慎始和中異體同責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
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駁百試無替
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欵長籌以督嚴城時巡至止百用具
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督力則非精思
弗愆時入禁闈衆起咸拜名王細僕亦仰而慨曰此老臣
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
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囂有警無邀具咨公勞公惟
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敷事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免滔天我

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犄角不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
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捕爲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
負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詢身身扛義伸抑又
何坤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
天子命之承志正立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
祠公庶來享南山峩峩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
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且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
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
丞相即日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
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
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

力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
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端故累贈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越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
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
某之孫故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
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
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
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

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 上親撫之因得
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父歷行陳幸以副臣
上嘆曰知求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偏及其
從者元領軍半成胡厲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

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
特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
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
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
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
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爲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
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劔將奔潰公傳
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
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暮
矣歛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
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
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
陳 阻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馘二百而自相

蹂踐必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
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徃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
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他首猶
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
起蹙賊墮崖死磔其首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
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入
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
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
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
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崑西坑之
寨尤險固又嘗血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
兵百餘人烏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
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

邀之公不可賊以壘得公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
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
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賊並材陣公不介而馳之
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釋稍出入殺數十人賊復公
晉襲賊復戰繼其子以一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賊平郡
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
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
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
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
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湖省參知政
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為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公公曰見
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
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
言湖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

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漢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發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踰金蹙宋盡死力者三出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眞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斬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父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鎮安焉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按中奉大夫副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徙它鎮會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少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強民有殺人恃其

眞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監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盜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監官欺罔犬皆罷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僉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脩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

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關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湖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榮感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洵二中執法久聞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效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延臣用

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三

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六位

太祖 世祖之位也隆福

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

天子果即何位乎

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

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為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細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

細陛下之綱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

扶出明日復扣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

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

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

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

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母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翠二年而代遭犯虜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也置近邊其領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棺傳還其家從之徵政院使失列門請以供戎軍隸與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眾恐懼奉命公曰宣徽省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為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裁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得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普為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為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欽才送兒為太師萬戶別薛叅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欽才送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為外執政會上深

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失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車駕時巡既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拜遣使召公宮明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錢感嘆以為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過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鄉別時知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悅遣赤義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為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廬墓三年寢苦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二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為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

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任時為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為集賢大學士而鉄木迭兒復為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肅揚等冤死非致疹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間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

仁廟范金為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選左丞公日以參政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祐不

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廁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為不法有警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首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請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內府被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強紀綱日壞污穢賊虐恬不為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肇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致命左丞相與公頌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每進頌公懇為上敷說皆

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其力上委曲
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
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暨歸天下之功成名
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
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實愛口不足
遠知真定保定何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
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
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
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
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
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及病在
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消搖泉石之間
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為愈矣起公商

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
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觸數月又
病上遣太醫視之又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
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丸為定者二百餘悉送還宮上聞
傷其意留其奉皮諸府城而公薨公質本高明又輔以學力
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々正色勇於
敢言予制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為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
臨之恣黜侮之公一一以誠懇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
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悅強命中嘗
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
立矢洞其喉一軍謹囂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
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
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

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
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老公長子也次景魯
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岳奉政大夫食沂東
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
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
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愨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承趙
伯忽次繼室董守愨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
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
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
暉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茲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際濟揚世
武追王奕之曰淮曰汝顧瞻先獲額之有成熟不厭上我于
其主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均

替員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與司風紀既而
又使完穆公曰噫嘻我曷致於公先王究忠百為人曰嘯
哉德則維世知周慮端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遼之穆
武仁心焉慶之六車既載于行而柅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既
退既藏仇二大綱先帝道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為有言有烈
相時儉于睚眦震情大駕之來法官既清出納皆諷屬於老
成人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
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遘已公
來觀止公今不來天子求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在王
室德施深子著銘玄堂作者大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瑄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謫居吉州者遂為
求新人曾大父暈宋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父樞父煥

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為耒陽人娶蕭氏
先歿子一人曰鈗耒陽州副長官女二人長適著作郎文矩
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
壽孫孫男曰善僧孫女二人君歿以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
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鰲魚山鄉瞿
塘里既葬矩以國史院編脩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君之
行而表諸阡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晉進士業有聲既居耒
陽買田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
子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為七十子
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為家舍鰲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
而歿子鈗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欽崎君悉募治使
陸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續阻絕歲躬視而音之民取子錢
者法三之君又捐貧者三之三兩陽之愆必齋戒為之禱有

疾者君為之醫藥歲饑君感賈貸其蓋載或遠捐而與之或
使以木償因以為棺給貧者之飲嘗之或冒道遇渴死者倒
囊注善劑活之遇餓仆者傾囊精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
自達寧解衣易米以爨術武陽洞盜起必剽鄉道君聚其囊
篋落置庭中曰吾於鄉鄰為獨賸盜至先得吾財毋則鄉鄰
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輝煌
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山時又
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為後十餘年大與語三五
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福且及我語不
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畀之重不可行故至再四彼取且
半以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咄語或掩襲有弗
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蓋奇士也著之以銘之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羸推人勇為佐于邦惠先事

敏施不食報高表無泯昔疹之廖昔設之充非而兒黃非而
叩童歲時來者觀于驚下尚其勿毀以永終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父初父希曾
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
受從士郎實慶府會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
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為內相尚書而王龍澤
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
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
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特來鎮豫章者多
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狃儒者倚
以為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

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
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
有宗彞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
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灑然立為學官矣
劉公宣之待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
政事為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
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
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
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二賊曹諸
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
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
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昉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為
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為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為

最多 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為之教授
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
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為教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
既歸有司以堂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
生一視之漠然也夏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
天備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間誦以為樂門人歸之者
曰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為說經旨文義考益
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頃皆相望延祐
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守咸不
知其說以不稱 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
執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為考官則曰應試者
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
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為重皆應之交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

天下三之一焉

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

設科治戴記者又繼

元先生屢以為言後得周尚之以禮

經擢第習此經者漸

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采用古

御衣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

事朝之大儒樞紳先生

然恐不足以當 上意而翰林學

士元公明善願言於一朝以先生為薦不及召而至治三年

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

色接賓客人各得其意天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

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

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求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

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博前進士曾翰等使

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

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

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

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琴賦一篇命其書之蓋有所謂某
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意直至是二易矣銘其敢緩乎故
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能興禮宋
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彼金石沛乎述作失此
遺則疏越矣茲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以示予予讀
之見其奇峻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
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遂巡未能而彥栗遽以氣羸
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夫彥栗年七歲能爲
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于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
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爲已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

日彥栗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
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燃火候夜分親
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父哀毀過節盛
暑裘經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墮其所守教其弟坦宏
堅字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爲業從游
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
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游
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衆凡
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別往送過浙
江乃還卒之歲年二十九其爲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
文亦從可知矣字曰方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車也徒以字
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死字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
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葬吳興字知其之哀彥栗也故來永叙

其而次而恐遠湮沒云云栗諱寬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
某祖某温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其從仕郎某處判官至元
中監官君初仕為湖州錄事又居去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
三人宗亮宗衍宗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
善乎歸人志其先人死生往來交愛則均復安幽居包山之
虛其精者之子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間勝
歸為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幾有至性喪親致毀過時
猶孺慕身負土為室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
商飛鄉為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為子曰惠惠生駟生鄉貢
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
旨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國朝取宋之師在江

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肆溺塊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
已鄉校試諸生以斐度征准西事為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
其情狀傳讀皆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
大學博士麻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宮度宗幼時曾學焉即
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
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為
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
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斂藏其死者
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為書數萬言將上之既
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困自名曰退翁以終
其樂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
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以至大
三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炯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以

勤縣丞周仔有所述狀來請銘仔有子第繁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心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與鄉里能應變救苗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為文皆通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櫻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

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其年月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少也不羈引酒為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指以祀祖從神來斯賢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之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以來見曰請有復焉集煥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閭而未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叙行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固辭而為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睦縣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為龍等姪侍郎生漳州通守皆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二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

之外宰相以爲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
辟後廿年使者行部至麗聞馬氏故國世有賢父子將就
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君薦用之君曰享也吾
且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子
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爲祠川校官以卒處士哀之至累日
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以高
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
葬匯湖先塋之左君娶費氏子曰泰之申之翼之泰之武昌
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說誦
誌詮詮女曰誼訥訥讓曾孫曰瑜琰昔侍郎之弟禮部尚書
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雍公同年也乾進辛卯先公在
相位四月進擬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
部員外郎其後尚書師福州朱文公守漳州書問其富其家

至今寶燕之而迪功友誼入從黃文肅公游予既重其師友
淵懿又尚論先世之舊曾於二百年之後故爲之銘二曰
溼風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禮而好脩志養而忘
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旣匯而斯衍尚有托乎
永久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立樂業老子長
孫皇多有之至若居有恒守不出於鄉井溯其世傳至於十
數以年紀之過於二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
鮮矣况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爲之後先學問爲之潤
色嘉名善行歷歷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無金銘
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番易季存之狀來
請銘因得見自宋至

今朝名人所爲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
嘆焉乃爲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居信之七
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
者自濬始爲養而治生終年起家所與游者汪公彥孫熊公彥
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
家濬生邦字邦字生鄭二生藤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
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榮傅君維清
士亨生登仕郎德溥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官於郡城
南延徽菴程氏爲之師

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時弟子自與登仕爲
同舍生是爲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於亡吳氏五六世
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
從游者多陸門之人徽菴明朱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

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
咸淳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儒先
生馮得一傳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
人處身任門戶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因未疾者八年扶
翼捧持寒暑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亦盡敬
愛前後爲喪無違缺待群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沒
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
不肆訐以驕其馭家衆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已有患難救之
不爲嫌有困乏拯之不爲吝婚嫁既畢子弟分受家務爲謹
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既老種梅爲圃以爲歲
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爲別墅以自逸幅中野
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二後至元己卯七月也意
亦可謂脩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

孫女五人婿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之明安仁倪文藻同邑
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有賢女二人以至正壬辰十一月廿
八日丙申並諸大山塘予聞居於臨川之父州里之近孝子
慈孫有欲者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大史
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顯以祿之顯非東南所可
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蒼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
不可知每為之與嘆今吳氏遭逢

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以
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赫二有與寂二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
全以靖居靈以安為榮壽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蒼二鄉邑
之望貞珉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在朝漢十九

墓誌銘

雍虞集伯生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
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
揚蹈厲貌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吳興趙公昂精審
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
材游藝筆墨隔妙山水不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
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
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
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管為大明宮圖以獻

世稱為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編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

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陰常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饒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 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來嘉禾紹興間其先世以武官得官為保義郎數傳為自強生挺 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時年二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

鵬之兄龍孫為浮屠者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際予之功功縣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曾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脩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 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 然而來時則有若廬陵曾君巽初著鹵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幹直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大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為然大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 天子有 詔太常以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玉德殿 上曰禮樂之盛如此 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

以官於是太常奏爲大樂署承未幾議立圓丘方澤奉
太祖皇帝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巽
初引援致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
圓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初在壇上領羣工登歌
作樂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
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
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與瑞曹勛光祿薦爲典瑞知事弗就
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
爲編脩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事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
祀鹵簿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幹亦丞相入爲
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 旨召見幹亦丞相命
巽初以其書待於駟龍門下 上方盟未御膳幹亦丞相言
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 旨召入備閱其圖問人

爲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 勅秘府藏之而命幹亦丞相傳
旨命巽初爲學士巽初下教當力辭遂循進奏爲翰林應奉
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七年

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即親祠太室始服袞冕大駕之至
廟也有司倉卒凡旌幢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
以持一物 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去真遂易
常服御馬而往弗稱 上意丞相拜往太常八昔吉思奏取
秘書所藏巽初圖書而鹵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壙
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
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庠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
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都乎文物之盛然與巽初
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
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衆工謀之皆曰自建都于茲凡宮殿

城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金不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
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爲輅古禮
器誠不知其法柰何省官考工殊憂之廼曰必欲爲之無如
曾應奉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
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 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
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爲天曆二年以集賢昭磨召
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
予言于朝薦爲太常博士亦未報二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
初遽以寒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累然孤子之在側
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爲次第其家世云
曾氏本武城人邾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迂江左
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煒居吉水宋至和中割
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鉞舉八行又五世

俳融水縣簿尉澹尉生元老油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
朝請郎朝請生晞顏仕宋爲御史爲兵部侍郎爲江西安撫
積官秩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
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
永豐縣君巽初旣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
子二人如璋如宝國子生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璟婿周禎何
察蕭斗生巽初諱巽申以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
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巽初所自小也
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競之然
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痛家尤好內典體甚清羸
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誦至旦無曠廢爰古
器物名書盡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
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致美集成二卷心性

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若干卷然集若干卷然集若干卷韻編杜詩
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錄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
第為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尚書實守連嘗薦之巽初為撫州
儒學錄時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某也與其兄弟
先後皆同朝而巽初尤又善故宜銘之曰

維廬陵曾以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盈恒以美德出見
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文聲遠于我朝父
子迭榮肅之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橐有煒天命維新
濟之來朝勉使孝事殿于燕肅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
留空木云拱伯氏之來令譽四馳逢時制作試於百為入直
翰苑出掌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為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李
氏舒之弗亟弗靡舉體清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
治平百空之禮樂斯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

言旂常載涂法駕軒之方行而尼天音有待於赫
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以其書聞天子用咨
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贊之松弗茂而
摧洋之之淵弗暢以洵故山之鹿藏此遺志之藏氣傳澤在
孫子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稟厚幼
時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為含容以不欺為主本
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以介意而忤者至自悔責謝待之
亦不聞於初里有貧人錢者多至十數萬貧不能償主者責
之急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為
此乎因出已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死既而為券質公所公笑
而焚之由是共服為長者尊之曰翁至不敢以字稱之兄景

哲早世兄子亨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已子事實嫂岳氏
有禮內外無間言子彝以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
正色不爲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
否率關政事大體爲時名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八年八十
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
爲歌詩以道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方與親
戚高會言笑飲食如平時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又十日訖
至京師彝爲位哭踊俟旦見星而行某往弔之彝匍匐號於
某曰請忍死一言彝抱痛終天無所追罪敢以誌墓爲訃某
退而考行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鄆陵人族葬之墓有豐
碑參樹皆龜趺螭首雖其文契漫漶考其時則故宋若金之
顯仕者也 國家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
君始來彰德遂爲彰德人其二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

德者自府君始以彝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彝
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
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
侯三拜而彌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卻車馬不御與
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彝爲左右司數
請歸養不許乞郡使養又不許 朝廷亦知公之康強也留
彝爲工部侍郎公娶善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
公精神不衰子曰彝其次曰規歲貢憲府使爲東宮典贊掾
女三人婿曰鄭 王 李 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
婿曰樊 侯 將以其年月日葬于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
大德中某與彝同爲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彝爲工
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床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愨聽其
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媿其涼薄而嗟嘆其福祿之未

艾也於時南人有為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
燠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乎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
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款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
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蹙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
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為其於是嘆公之慎於用
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以觀德焉故善觀人者嘗於其微此
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
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為之銘曰

胡氏之先胃繇神明族于郡陵歷時積榮安陽之分則自鄆
至敦本尚質以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稽書詩百年發興不亟
不遲祖父孫子具名法從構金拖紫異席同寵宗伯故之考
工成之蔚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成德則有有而弗宰
益以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洋維是固深千載不亡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卒于官軼之大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既歛殯諸京師
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為何致客之
多也踰月相歸葬于其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某府正簿周
某來告于某曰趙君之子幼其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
久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日既遠矣請托銘於來
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以授某而
叙之君諱某曼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
知印轉八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留守司照磨京畿運
糧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
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
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尚其文雅者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

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澶
淵郡伯夫又李氏追封澶淵郡君者由曼齡貴而推恩也娶
宋氏亦澶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
鄉某里者從先塋也昔太常公歿太夫人使之游京師卒能
成名以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以及於
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俯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
哀如喪其所親焉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
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懽然以相接而陽秋之
辨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
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林鄉
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以佐善良
剔蠹敝以革尤雜糞瘠土為沃壤通未作以佐民用又以其
隙為儒學新孔子廟為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
石至今存焉 國家宗廟之外別立 神御殿于佛祠會其
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
以歸諸計相於是重有賞資以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
紳習推御史由御史權丞春切嚮用矣年不踰六表官不過
四品而遽以卒告此人之所以為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之多士孰是之
使靖共正直曰必御史哉 法冠易其綬圭食穀食飲或謹
依司善功計勞不日以進如何不淑派以勸蓋安陽之墟有
木離之昔辭而遊今歸以依其依維何永妥以固利其後人
至于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鄞葉恒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時叔氏之館初
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為僚恒用近臣薦補入學由時叔

以見子是以弔諸恒去之踰年時初爲之請曰恒欲求子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欲以事功見於世而無遇於用乃退而自脩於家。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恒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遠恒宦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沒而恒也不及視其屬續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於宋景定三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曆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附子恒恂。爲謙父弟之後女溫適陳亨淑適王壽朋孫男震女靚銘曰

王誠之墓誌銘

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己又以昂子求道皆禮足以歿世神相其志克成永久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飛霜大旱之變即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盡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爲遠州夏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以宿夜半男子者潛趨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爲人所殺流血狼籍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文致之款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人又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既而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言狀殺娼而不知爲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具男子得不

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尸事具五十日而
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尸父將不可驗緩獄貴
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時春猶
寒鞞未啓有大蠅薨馬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
緩纏從蠅所之有亂石如壘者蠅投隙以入命卒發石尸果
在而李甲伏辜至于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追之嗚呼
州吏目位在天子命更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
人々不以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為者天下不致刑措已
乎故誠之、事子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况其子請誌其墓
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先平陽隰州永和縣屬步里人
大父定昂仕金為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父順
以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內附遂居焉誠之年八
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

贈仙靈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寬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間不容
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迹于京都吏責之難期會
走諺曾是岸獄違究暹恤此有良吏克盡職疑似之蹤詭
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墟藏器以往優游餘年
就木斯葬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
靈我君我長子孫二百出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
而能文若王字公信其人矣公信生而失其父四歲母又
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備於水濱見大魚在水中即下馬手
搏之挽以登岸即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
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

擲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是白多退然若不能衣循二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以絛巾因坐守之自已至未無至者且日暮有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管鈔一百五千至而憇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涿泗之間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某與鑒書博士柯九思同以說書事

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以孤子整季氏生二子而其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亟思有以表之先父嘗以永平爲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師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解

焉繼以荒饉存歿弗寧而其奉先父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父之明乎乃爲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正公門所與游者皆一時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嘗用金匱要略教授冀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人某官早世某承事郎某官思立蚤世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恥京城之東上厚以容焉鬣之封永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事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材矣

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爲己任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
儒先生以爲師命守誠與閭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饑羞使
施教受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泥及使
而孫得尊師焉可也官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爲教也豈
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
其招延者故中書參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
司業齊公伯章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李文舉自起宜之
心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
清要爲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
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聞以

守誠曰若吾

大父而成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遠則事日以泯不亦悲
夫乃相與謀以予嘗識宜之也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
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彥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爲某

州管領人匠官佩金符生璋娶胡氏金亡時避地太原之陽
曲始爲太原人諱璋君嘗以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泣然流
涕曰吾獨不得以杯水洒吾先人丘墓乎宜之時年十四矣
立俟少間啓曰大人何甚感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橐葬應
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
殯所乎則具以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負遺骸以
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
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反愛其配韓夫人克成
其志閨門之內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處適父母俱晨出及
午而飢煮豆以食及熟相讓不肯先日哺父母歸猶未食之
也宜之嘗病而劇父之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
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高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
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瘥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

矣義無兼取卒弗內而省者更稍與錢米使得以爲生以爲
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
官不復任嘗行道中得遺珠固宿留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
所遺也賈直鉅萬宜之詰得直賈所遺者即投之賈均請以
萬金爲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賈墓田園門外又購
旁近閒田以待親戚之無以葬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編
書邵子擊壤集中詩以自況持已毅以介治家儉勤與人交
誠懇周厚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延祐二十二月廿一日卒
年八十子勇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
壽陽縣男女二太醫劉毅太廟署令劉益其婿也孫男守誠
監察御史曾孫男射亦向學于氏遂爲詩書家雅有令望原
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歟王氏世德未宣自朔廷應至干太原倪宜之時來京

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燁然輝光爲時聞士堂封孔宗百世
茲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真常五百六十八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居
敬字行簡永豐人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狎兢自持而
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爲貴游講說論議則明
平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不矜以
取憎不佞以求合氣平色溫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
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况
其親乎其同舍生盱江朱禮悌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
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游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
補國子伴讀天曆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比又二年始得注
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州之長盧病

舟中同邑曾仲謙醫者也寔同舟療之五日而卒高靈道次
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父曰
曾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以喪
至哀哉銘曰
離別栖遲垂十餘年臣子之成甚苦且難得官身後稟殯道
間傷其親心子所為歎我為墓銘表其能賢以慰其親俾後
有傳

鄧伯某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存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虞某弔之存號而言曰烏乎有
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幸太夫人康強
時勵節立身得君之祿以為養今不幸不然矣抱痛終天
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言也子幸沐書夫
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生若干年而夫人以疾

克終伯某甫生男存瞿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瓛君卒若
干年而夫人以疾終于正寢得年五十有七寔大德八年十
月也明年某月甲子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固鄉從府君之兆
也初存嘗為某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
詩禮博涉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以至于有立及田夫
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以當楊夫人之心蓋楊夫人
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
率循其故亦誓不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某是以知其為賢
母也又矣故為之銘曰
有賢鄧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二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
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

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
以致乳母母曰母以已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
擇明師以成其慈訓使吾得世詩書爲善士於鄉吾母之教
也始吾上世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衆多吾母之澤也自
吾母主五家之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
役力粟米公上之共常裕而弗墮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貧約
自與吾母給助之使得備其旨以終養吾父母功於姻戚也
歲有餘蓄別儲見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
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親若幽德之不述將無以示吾子
孫則不孝之大者迺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爲諸爲墓銘
者云叙曰彭母汪氏也貴谿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曾大父
文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松應
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溥宗浩宗演宗洵

宗濟宗漸宗泳宗混十有一人考其孫男女則四也紹德其
曾孫男女亦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
月乙丑其卒之日也石之下有土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
葬之所石石有銘爲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父始充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士德之
厚如家克繁繇子有母匪彭無盛世鮮弟昆衍自母汪四子
多孫之多有支別易遠而扶踈視此其本子孫之子來
省歲時永勿替石具有詩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恒獨居不更娶君子
以爲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則先君
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亡而楠也於先樞密太師越公諱
韶爲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似道爲孫颺州大夫諱洪則孤子

也由其有子傳序爲適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某曰子爲我誌其墓以銘謹按鄭氏世爲鄞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濟之爲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太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冲之國學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邊氏封太碩人大夫生少申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汪氏封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秘閣王管建昌軍仙都觀娶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生數歲表氏請昏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表氏大族歲時廟有祭朔望承間有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爲冢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帥婦奴以敬宗事大德戊戌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次璿次琬女四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未行葬在鄞縣桃源鄉之潘輿其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專志一原博極羣書貫通精實不涉凡陋與之遊者歆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爲之配

至使歿愈遠而敬不衰其爲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安氏最貴理宗入在潘邸史衛王弥遠進鄭丞相授以經由是積恩禮義並史氏表越公由治臨安執經十餘年門代甲乙相次今徵文獻于越乃在表氏

鄭丞相爲之哀友再入相年益老益感邊碩人而不忍舍其孫留之左右是特賈似道師荆湖數要軍用丞相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卒無嗣獨生夫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璿琬方嚮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維鄞雖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時孫子不顯車服我其流一孰往而復居之恂一養之猶一蔚其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一夫人久甚匹之獨膏於天而不有年歸嗒無所夫制其恒子厚於承氣止復升

高立是徵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易周暉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為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暉兄弟出篋中所首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賦曰麒麟暉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暉見知時宰人羨道暉矣一夕暉感異夢白而治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某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為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暉聞計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為榮而為感若此惟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寫次第其

語云暉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資顯祖時榮父天驥以文學名適周撲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撲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暉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暉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暉明其幼祿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葬處也銘曰有肅兮闡門子森兮孔文案有饌兮尊有醴不少延兮誰怨樂茲立兮勿讓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安君璘卿之夫人是為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孝士奉化郡父贈開府儀同三司岩之家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公弼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太父太師雍國忠肅公某在

相位時生第三子孝宗皇帝賜之名旂孫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居蜀居臨安賜第無子以兄子爲子諱曾中奉大夫軍器監丞贈令人生子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最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吏令人皆即世舅氏取夫人鞠之以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伯成伯生女曰姚伯適忠勇校尉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姚伯適沿海上千戶別里吉孫曰公憲公憲公點公勳公木公默孫女二夫人內外家皆宋世臣宋亡世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食享無遺闕延祐三年夫相夫子醫言天台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婿佐州黃巖晉伯奉夫人以往服食踰年方不效乃還郵延祐三年六月己酉卒葬之某處晉伯以承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其大父再從文弟也不敢辭謹叙而銘之銘曰夫人幼孤以爲及長而嫡遭時易代雖干貴宗弗與盛

會承夫鞠子實既瘁瘁庶其晚康而身不特際德厚原何卜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溪縣主簿岳君浚之女平江路儒學正趙君權之妻台州路儒學教授君辰孫之家婦也岳氏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學正故家參知政事揚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家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曾外孫是以合一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嫡儒素甚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學正官平江歸寧于宜興病學正以舟迎之至則夫人歸矣道卒舟中學正不及見哀痛過篤舅姑聞而憐之命權曰予買地其以其年某月日還葬夫人生以至元丁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以至治壬戌四月一日子一人魯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娟
玉雪秀所鍾保此無憾寧幽宮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在朝葉二十

雍 虞 集 伯生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為老子之法者歲以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
于京師者玄術也玄術行踵門而交謁願有求焉余見其蹙
然而瘖疑不類夫為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於余者為之請
曰玄術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絲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
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
以老康叔在宋末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為精舍以
居學者賓客之襁滿戶外酒食之饌不以貧進儉母必親之
教其長子敬中以儒術世其家三孫矣教其女以嫁于鄧椿
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玄術

爲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以正月亥術聞訃以六月將葬以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于京師以歸者見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疏而善地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世次在康叔之志玄術之求者其母之志之銘也虞其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旦莫而有待於予言也予何爲拒之而無以慰其瘞也銘曰
玄雲海兮將兩鶴列距兮抔土有子歸兮藏母窈兮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以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河兮有道逝勿毀兮永久

穎川夫人黃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吏部尚書諱疇若之曾孫女與園先生公僅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爲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

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贛倅長沙守融爲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爲之配對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次爲江西運幹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舉孫次日懸孫是爲德敬爲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宋殆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推爲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夫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姻咸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於捨讓之際竭營辦以足官通斥簪珥以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吊未嘗疏闊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以時異事殊爲意而家幾毀焉夫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既老益以勤儉自勵撥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謀以節推遺命爲將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爲己子一門之間母子兄弟第諳如也蓋夫人昔聞訓家庭舊矣其於自變并分居今富州之泚溪

宗人甚衆至尚書公貴顯詩書文獻大聞於世至巽園數傳
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來就夫人以居我冠衮衣動止嚴正
口不道非法之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躡藉攘紋略無爭
報之意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慷慨係之而無悶是
以夫人爲女爲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室也以宋
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以大元至元庚辰之冬
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
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諱寺葬諸長安鄉四都貴窆附葬德敬
之兆德以用江西帥檄爲崇仁江夏巡檢旣而棄官不復仕
宗諱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某宗紀之子二人長曰某
次曰某幼曰某女二人集大父尚書雍侯旣出蜀以宜人之
歸陳也過茲邑而因以焉至於今五世矣是以宗諱等求銘
焉銘曰

貴窆之阡陳氏繇與其興降升夫人世家人門寔稱寧魄于
茲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

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之母
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以金始亡
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
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携其孤依鄰人家翁走東南
取黃金囊裹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大至即窺身伏林間俱伏
者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媪
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囊莫不死夫人曰金亡斃不死耳
喜兒無資以逃終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媪歸
幸語吾兒來求戶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
媪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與媪求得之

即斂以瘞偶值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
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負之而
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泰
定四年三月 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
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
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
後亦未遑於紀述願以屬台孫焉代易事父日就湮沒從事
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袁公幸旣爲之立傳矣而
台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太母之喪旣不復可知其處請刻
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
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
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予其感其言爲叙其次而著
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諡從僖示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

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各族念賜
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
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
涕於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六馬都鈐
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脩職郎瑞安府司戶參
軍至大間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
之幼也閔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燼燻左右臂以代痛母
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
願以已壽益父夢或告已曰感爾孝念予二齡武翼果又三
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台孫歷浙閩兩帥幕今爲某官介
後璋文由舶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人皆適令族
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漢蓋
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剡山三世矣而

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邠山之原隱何隆之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燼之微三傳彌
豐原歟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
有躬體則神續息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
不敬共去之千古猶高古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鄆縣翔鳳鄉鍾奧夫人之子晉伯以
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其叙其家世年月以銘其墓文成故
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
之子公黠公默相繼歿或謂晉伯曰先親之體眠佛宇則後
嗣傷焉今鍾奧之藏深僻絕人迹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安也
盍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阮氏婿來宰鄆婉伯從其夫以來
見晉伯之以是爲憂也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尤鍾愛敢不

用吾情乎晉伯泣位不忍言婉伯曰此吾責也吾聞高祖齊
公與高祖妣載夫人在辨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
焉子孫爲兆以從葬於元祖祀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
不肖孤之志也婉伯請於其夫出財以相其凡役伐石築亭
踰勇近山林以附益之遂以天曆己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
處既竣事乃以書達京師命某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
在也吾妹爲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爲吾醫吾母之歿也吾
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又悉出於吾妹氏夫
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以變而嗣息淪沒望其稍有立者
知子公壽而已不及此時求子一言以識先親之終始以表
吾妹之所以相晉伯之不及者後之又何所聞之哉某聞其
言而悲之故歷叙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惇於親愛言有
所觀感焉至順二年七月朔具官虞某記

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
趙汝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仕書出錢合
所與相知者之時後其妻之兄冀州知事真正已使治其喪
三日始克斂而瘞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社本訪其平生所
為詩文傳之又為作書象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迎神
子生瑜才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其年月日墓
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某為文表其墓今後人知為吾
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而已
能習盡羣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為絕稱引真坐側羣兒
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京師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知
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灰木翰林承旨

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為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
敢以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
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
益為符寶典書二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為伯
益言者柳唐佐為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
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為上客留署其府為徽政院照磨調真
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
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為
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為古仙異人冀一得遇待為幸聞承
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
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為翰林庶奉文字承務郎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
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

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賞
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
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雖然無間而
曾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淡蕭遠如在山
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
往遊乃稱吾意耳揚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
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
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
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無疑
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歎
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
按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却
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趁喚揚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

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群者耶方伯益在歎其往哭
之見唐伯語真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主幼女若爲得所歸
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已事一坐皆歔
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經理其家尤若此
皆有仁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
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爲衣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林真定路橐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
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
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德侍其先生軸故學
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橐城奉 莊聖太
后湯沐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

謁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

世祖少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中獻公在行

公與第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其真督軍務了已

世祖令授皇太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北人使為使及還

老於四方而大師實公默左丞姚公樞編鳴李公俊民敬宗

李公洽玉峯魏公璿皆至於王得入為盛已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公邊營古漢人諸軍埋軍需

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兀

月 世祖臨江閣戰忠獻公請曰一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

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料甲

冑揮大艦按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

世祖 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杖立

起豎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

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 憲宗出朋

閏十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

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

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

年山東守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帥闕端帶統兵伐之五月

而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木奉詔取

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侯摠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

今伯兄以經畧使摠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

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董

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為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

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
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
此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
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士爲水田若干於
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
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鉄木兒者
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生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
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吏左右雜訊之
意叵測公曰我 天子命吏請得與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
辨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營事 莊聖大和來詰
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
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
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僕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

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
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
經畧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
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
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
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
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
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
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
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
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
閒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
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逮公入見 上望

見曰董某願為爾治應為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請十三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輿營總管領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羸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廼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違而民已患矣廼為集安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造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必輒溢出百十

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涇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遊觀之亭於故立第次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 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其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廼召公為太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爾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

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更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鉛銖培克爲功廼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餞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義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重尚書實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

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
年拜中奉太天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
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
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
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僂多教同列莫敢仰視跪
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
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 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
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
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
如何長官者曰參政柰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 上命也今
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 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
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

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廼請入奏事
大畧言疲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
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
吾嘗失舉按察使乃舉胡公抵適王公惲雷公應荆幼紀許
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爲行臺中
丞嘗時以爲極選方是時桑高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
貴臣見桑高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
爲桑高令人風公持已公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
皆具會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良丞相府公又不答傷朔方
軍興糧糗粗備而誅貴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
內戍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
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
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

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自亂將不
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蓋深乃擢拾臺事百端公曰與辯
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高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
高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慙傲不聽今沮撓尚言
省請痛治其罪 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臺某端謹朕所
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
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
時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
承旨廿七年 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
以經具奏上以 上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臾和乃一至帳
中授經內侍視饌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
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持加崇禮焉二十一年 上命公以
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謹

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焉下月列卒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亡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皇帝將即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

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

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速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

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

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時虛

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

多所顧問公自元帝時每侍宴與衆大臣同列

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案寫

時正旦受賀於殿中見公必使用曰吾鄉見至尊其恭也

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資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

紫笠實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業也是年詔脩先帝實錄陞

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

相家世勲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

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

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

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

孝友四時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

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實直

忠厚不爲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

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已

任故言專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

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

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
危禍以片言折摧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
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天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方欲
殺之公一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者容而士負國家
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
書而家無饋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 世祖嘗
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自言也逮
薨之曰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
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
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
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
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散動其意至有欣然聽
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

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
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憲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
男八人士貞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
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
府判官士廉士方女四人長適趙秘次適周倣次適齊東縣
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
某次適張繼祖次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
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數歷
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
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
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二月某日大都路
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兒不華稱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赤金者累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嘆曰大天帖赤也貞因以其說徧告樞府大臣及其幙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名將急行分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道順之辯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巽懦卒無以充其所明而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有小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采擇紀載云

李家賢傳

李家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世以儒名家自其父兄以上多稱鄉先生大德中家賢獨以材學辟湖南憲府史湖南宣慰使和尚者故丞相楚公阿里海牙之子也楚公取長沙有功

和尚自幼時授父兵鎮長沙及爲帥頗驕肆郡有織官極縵
縵文采之良充貢尚服和尚輒私取之廉訪僉事李禎以職
事將劾治之和尚懼使人告李禎於朝曰禎立券強質醴陵
民田實不予直明年責民以直取田又遣間激怒朝貴故人
以事聞有 詔中書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者至和尚召
田主若證佐嚇之曰不如 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符
告者言棟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遷廣東憲史
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遽遠至即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
象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閱天其可欺
邪制使疑且怒稍陵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各義至重鬼
神難欺我終不以附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辨使者雖盛氣訊
鞠辨益明衆色變言益錯遣使者乃得其情棟不死湖湘之
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惜其人矣象賢公積官至第
六品所至嚴而能恕寬而有制吏畏民愛廉不自矜好賢者
固深敬而伎忍者亦無間言歷管皆在州縣未嘗有纖介吏
責又爲難能焉

史官虞集曰子在 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勲伐德業甚盛
而世有卓行奇蹟或以微遠不見書悲夫棟予故人身佐憲
府乃質所部民田雖實與直猶非是予不能謂棟說也嗚呼
世之畏威顯証成人之罪寃死者何限姦虐者不足論彼巽
懦不自立卒自陷於罔人之列觀象賢之事亦可以小自振
乎悲夫

祭文

祭袁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瞻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
府鄉士以還民或莫數公生其間不棄不矜師友是求問李

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熬力接端謫家藏多書泮
昔石渠下至琴奔亦最其腹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
公亦自信我從草茅或接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
朝多士濟二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
或同有定無誼公泰而舒我蹇蹇跋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
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
亦喜優游自詔其果曰易春秋曾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
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忌庶其在子言猶在 俄以
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璧府星隕伊邦之瘵伊
道之閔區二深悲莫致之託託公鄉人致此哀辭公聞之乎
不聞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宗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奇挾剛與俗宣諧奪其雄辭邁于等儕國史編
摩肝落顛階成均之來幸與子偕正道是崇邪說具排學海
狂瀾浩平靡涯庶我同舟有濟無幸如何不淑百癘攻骸奄
然求隔風雪蕭齋遺車首立丹旒掩靈一奠寓哀莫既于懷
嗚呼哀哉尚享

謝先生誄

有簡差二有章貴之有畫有章錯具贊之歷時聖神誕受于
天匪私匪虛以命我人孰挾其奇入遯于荒孰迷于微孰其
徒行誦言如何贅言如訛致用則那世則孔多維謝仲直氏
受簡有自以經以緯以表以裏以知存亡以通變之理相彼
炎火日熄于燬惜予不辰與逢于其隊天遂降喪國武以蹶
具曰多士明昏以世蕩二川流莫知其防不制于 潰即
淪下圯維哲時閔載號載倡彼爲不聞覆謂我狂亟伐鼓以
告予手弗勝彼靡旃食息弗與弗應時之逝矣既莫之逮命

之訖矣亦莫之噫曰子有鼎有鼎有敵我哭于庭苟無隊我
祀日窮于天靡有旦矣川息于海靡有畔矣俵二中野曷其
歸矣榮二有躬曷其為矣有山維夷九折其蹊于陟降茲經
我寤懷素冠纏二縷數二兮累二無容視莫二兮莫托應親
究其不識孰是造艱率予以繁有馬有馬北首于風中適舒
舒以究于心陵墮而夷梧不實矣黍稷則有鳳不食矣嗟不
終食離不淑矣車厚莫升長不復矣嗚呼哀哉木之云撥返
復于土夙誓定命即終于所生有不取餓有不禦安不順矣
我志卒獲烏乎哀哉言瞻河洛言索其故或建五以御或虛
九以著或界或否執子之手誕未遑于訪天弗遣隻烏乎哀
哉服勤終遠有嘉弟子謀謫孔臧築室以祀于父母之邦神
具寧止嗚呼文節亡愧於子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應制錄一

冊文

雍虞集伯生

皇后祔廟冊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侑闕宮在邦家而有制永
言徽懿宜極尊崇

英宗皇后卷吉刺氏懿德

英皇相時至治作新禮樂親

孝祀之苾芬摠覈權綱成化功之簡易實資中助丕顯前聞
故周南詠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
恫身椒掖晨空驚歲時之即遠乃修緼典式替嘉稱謹遣攝
二尉某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莊靜懿聖皇后升
祔 英宗廟室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于大饗於萬
斯年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祗服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洪
休勉登大寶揆乾坤之定位觀日月之合明乃瞻壺闈聿崇
稱號 皇后卷吉刺氏專靜謙抑懿柔淑嘉世有令儀來相
宗事肆朕舊勞於遠外兼夙夜以憂勤暨予力濟於艱難亦
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茲典禮之常官府具宜家邦
興讓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爾玉冊寶章以陰教乎內
備協人文以順承乎天永寧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
閔睢之化行庶幾有助尚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皇帝祔廟冊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以尊其
名稽古考文宜天錫誅欽惟

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誕謳歌而述出

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為之先後德威孔
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
僕戴髮戴冠定以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
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
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

翼獻景孝皇帝廟號

明宗伏奠睿靈俯回歆格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皇太后冊文

嗣皇帝臣 御名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奄有
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眇冲奉神器以持盈仰慈恩而思
報欽惟 皇后陛下德齊睿聖躬濟艱虞相協成功著坤儀
於天下弥綸大造凝鼎命於禁中爰尊太母之鴻名祗若我
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祐方來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皇國於萬斯年介以景福永
言思齊祚胤千億臣等名誠歡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明宗皇帝升祔樂章

猗那皇明世續神武敬天弗違時潛時旅龍旂在塗言受率
土不遐有臨永錫多嘏

策問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文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
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
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攷歷唐以來定為註疏
立教者用之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廓而明
之不在字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
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

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攷夫邵子
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
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折而為
二以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
迨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
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
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韙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
劉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
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
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忽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
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
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堦成而陸海與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爲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閼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於曠河南北平行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詔修庶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求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爲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湛漬嗜食茲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閼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豬防决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學

廷試策問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 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追我

世祖皇帝混 區宇朕方所載振古未有於茲建國紀元立

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 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

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

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緒承正緒夙夜祇

懼承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禩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

道而未能也夫親 莫內于九族今百世本支繫衍盛大則

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今世

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

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

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立陵川澤之爲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甲之神禹之疇武正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

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與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爲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移仗華清意閒暇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不知身在瀛洲上親奉圖書侍紫宸

明皇出游圖

輦路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誰先醉倒着宮袍去不回

端午賜大長公主

細葛迎颼喜宮衣之初試瑞蓮承露慶壽筆之方持輒陳節
物之多儀用祝年齡之有永併將唐律式衍魯風
殿閣薰風五月涼綠荷池上度天香扇裁團鑑飄羅雪盈注
輕冰瀉玉幾塵尾可消時書永綵綵宜祝壽年長清朝共慶
宮闈貴萬歲喜蒲泥紫觴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董元夏山何可得嘉禾千章鐵作畫曾鬱總舍雨氣潤百谷
正受川光溢犬牙洲渚善湫洄滄江散落碣石開山田何處
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下行人將有適臨流不度心為
惻我楫孔堅舟孔安奉子以濟諒非難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宿雨初收禁林寂玉斧臨總看春色深藜沙上暖塵飛何處

人間作寒食

趙千里小景

前伐王孫不好武拈筆幽牕寫汀渚殘雲野水三百年依舊
松筠濕春雨

燕文貴小景

行盡長松逕溪頭有小舟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臨峽口衆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所憂至
平曠玩肆生縱逸母婢持釣翁倚杖三太息

蘊能羅漢圖

有寶其寶破慳來獻我乃回施非見所見月輪當空天清海
平神光赫然萬國永寧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煖坐衰翁妻子相看語笑同
翡翠鴛鴦元是畫櫻桃
揚柳詎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閑見歲豐
堯率有天何異此葛巾吟偈白蓮風

陳閔畫中宗射鹿圖

昭陵石馬立殘陽曾見騰驤逐鹿場
馳射衝波夸獲雉故知英氣似前王

雜漢圖

神光炯炯視容直坐展兩足手按膝
兩龍還入軍持水風衣拂着盤陀石
深山海島非人間碧桃花開啼鳥聞
法雲還爲等慈起矍然飛錫無留難

韓幹馬

開元沙苑蒺藜秋韓幹新圖摠不收
天廐真龍奇骨在故知臣甫負驂騑

曹霸下槽馬

櫪下長年飽豆芻誰通馬語識踟躕
主恩深重如何報或者東封駕鼓車

韓晉公泥土星像

猗黃靈墳土中馴伏牛類相從朱旂揚
招八風乘天田入紫宮命司香錫九農鳴
塊桴年屢豐

柯博士畫扇

旭日鳴幽鳥露華在芳藂外廷無奏事殿
閣自微風

胡虔取水蕃部圖

駝車度磧輒三日老馬砲沙泉水溢橐囊
盛酒不辭勞徼外天山雪千尺君不見
聖明天子恩澤多旁及四海猶翕河
昆虫草木感餘潤日獻醴泉甘露歌

滕昌祐懷香睡鵝圖

蒼鵝惜毛羽死，卧春兩雨餘。日照沙上有蘂香，花懷香不自獻。夢到金鑾殿，殿池多躍魚。君王方草書。

銘

奎章閣銘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

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袖

則恒御焉臣奉勅而銘之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為翼二其欽聖性日熙迺闢延閣左圖右

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

萬年

棊盤銘

動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棊盤銘

圓周天方畫地握化機發神智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以加禮於輔相老臣者以為爵位之崇錫予之厚有不足以盡其心則必象其體兒而致美於形容焉於顯之昂如圭如璋又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以勲門將胄篤尚儒素積學以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

出相皇帝始為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累朝踐揚

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勲庸書旂常天下謂之名臣朝

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時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弥固夷險

一致進退以時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以論者以為清嚴似

揚縮淵通似李泌周緻似姚崇劉至似陸贄至於以直構禍

蹈機穽而不為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

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

今上皇帝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為之贊臣少嘗
從公游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 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

獻詩曰

肅之魯公泰山巖之剛毅直方為國之監有言有猷以定國
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

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煉之剛遇挫弗虧 上帝耆之俾佐

天子底定名輯弥文以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秋霜煦

考陽春國有老成邦家之福 天子萬年景命有僕

趙中丞畫像贊

天曆庚午孟夏初吉 聖天子以為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元

從功臣爰置左右踐厥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命繪像

用肅具瞻親御翰 書勅其上識以寶璽而命臣集述贊焉

臣惟公之事 上也靖恭夙夜夷險 致入則告以謀猷之

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倦 焉愛君體國之意其見於儀形

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贊曰

肅之憲綱國之司直以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法度章

程風靈之威日星之明昔在

世祖最重斯職 列聖授受精意慎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

必信必親庶尹則諧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既勤其躬亦衡其

慮 天子有行鞭弭彙 天子正統襄贊周旋温 其儀

侃 其色珮玉舒遲前席密勿曆階中書時清政平乃肅風

紀以贊國成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有容有嚴有文有政 天

子萬年大臣相之九叙惟歌無以尚之

吳宗師畫像贊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已於名教若乎朝廷之間而不濡迹

於公卿繁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嵩衡其疑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時行祠黃石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辭當世之名導冲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者有巢父軒轅有廣成則所謂宏演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以贊于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驥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爲象兼焉斯其爲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費貳師之出方于今日殆不足云我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八千里乘萬騎風焱電馳武功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息之繁於斯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駟駟而在朝桀彼超驥內而肅以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以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年夏天子時巡上京行幸之次

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驥出焉蓋神駿之尤傑者也臨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雲立仗羣趨却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雲練文戴龍章凡其游牧之生悉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工圖形藏諸內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斯驥也生于明時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茲噫一馬之善上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述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侶玄文五聚黼黻厥身粲若負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乘天嘯雲耀日爰勅繪素對貌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贊辭

瑞雀贊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赤御史中丞臣脫盈納等欽奉

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雷道一脩羅天
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不蘭奚自長春以青詞入謁
內廷請署 天子御名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
鼓吹導自禁籙歷于曾城浮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靈
光發舒將至乎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羽蓋雜華
霧以繽紛法曲 繞旌霓而高其百官在列萬姓聚觀乃
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啖長鳴去人尋丈若羣真之並駕
從 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衆目瞻觀驚歎神異醮
禮告成言將復命成曰苗君其先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
一故能深達皇宸致感玄徵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兩宮
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興如響斯答天何言哉示之以事是
故玄裳縞衣羽翼乍離於三景同鳴齊唱音聲遙聞於九天
老臣奉詔禱祈庶竭愚分而已至于明應則 上帝之所以

報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奚等不敢隱其事繪
圖以聞傳 旨國史臣集書以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太
上至真飛行虛無不可以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翔於寥廓橫
四海而覽輝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書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
來格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人
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徐琰見
諸贊詠臣切思之至元甲子

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

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徵之感同符

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 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愛物之

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 聖元宗社無疆之福詎可量

哉敢再拜稽首述贊曰

明之天子昭事上帝肅之在宮齊聖無二乃瞻殊庭神明所

都嘉徵瑞圖此與此儲維時神師故舊耆老羽衣持節致我
忱禱綠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靈與俱倬彼雲漢有
飛者羽如雪融一載翔載舞乃上占道書是為貞符聖神監臨
其來舒一降休隕祉爰自昔始表而著之億千萬禩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應制錄二

雍虞集伯生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博典禮以強文本闡門以成教乃瞻素王之廟尚虛
元纓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并宣氏
來媚聖室垂裕世家遵豆出房因流風於殷禮瑟琴在御存
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爾爾禕衣
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一彝倫吾欲廣闕睢鵲巢之化皇
皇文治天其與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
人主者施行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於懿親帝女正儀體尤隆於尊屬肆頒異

數祗協彝章公主其慈孝夙聞肅維則翟車象服備赫奕
於先朝身經龜蒙適莫安於樂國爰進加於長號又增益於
大名於戲詩詠穠華德弥崇於威曉易占元吉世永保於藩
封

燕帖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正祖宗之統入續丕圖國有社稷之臣亶維世胄既克戡
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沉鷲有謀英銳無敵我
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尔父寔佐命之虎臣賜券報功盟書
啓籥更累朝而弥顯識大歷之攸歸手握兵符力扶景祚父
清宮而迎乘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誓師咸振奉辭之慷慨揮
戈決戰衆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綏輯之恩城闕壯莫安之
勢俾兼司於將相用修扞於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時
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身為天下之安危皆真食於王封今

何然於往轍是用錫之位號朕以土田禮冠絕於百僚名永
垂於千載鳴序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朕用獎於勲勞
建大中之業而享太平之成尔毋忘於眷注丕昭至意式克
欽承

封營都王制

爾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爰致褒崇之典俾極哀榮國有恒
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愿慈温厚而老成卜以負之昔
彼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並居甲觀以扶持嗟備著於勤勞
不少留於耆艾肆予踐阼首錫褒封時巡來次於近郊秋露
文濡於宿草顧茲賁典未究深衷廼命外廷更申異數於戲
五等之爵重莫過於王封千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尚其英
爽我休嘉

營都王夫人

慕圖無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于今日共
享安榮之時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具官某出入禁掖左右朕
躬安其煦育之柔稱爾溫良之懿邦家官府共興故舊之恩
車服士田何憂便蕃之錫受頒予渥俾相其夫於戲若昔高
侯王有生三晉封之千乘國無憾公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時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其遠
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時在朕潛邸襁褓共其燥濕之
處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充負勞勩屬察難而未釋傷雨寒之
逾深■轉以歸等惟頌失迨予續緒風雲千載之興獨爾流
臣立龍九原之闕廓其封兆錫以榮名顧未究於予懷乃增
疇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勳
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盡瘁以計良自有期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
以■數光■出替具官某淑慎其身柔嘉維則斷股雷之勤
而勤義守相若之誓而靡他同穴而藏得相從于地下疏恩
以報何不逮於生前負之簡書曷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
世固申勳於舊勞忠孝萃於一門亦以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制

朕纂脩不緒率懷舊德之臣敷歷治朝夙被先皇之眷不及
懸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備循彝典具官韓亦剛
明而有守沉毅而善謀開導於藩垣治軍實於懷府自覃
懷而入定內難與贊廟謨學龍朔而奉導前驅仰承天表進
拜集賢之任旋參儲極之察編踐清華具瞻台鼎往填南服
偶逢草棘之弄兵召使此還猶駐蹕帷而按堵不遺憂於宵

斯其知體之股肱父簡朕心方將柄用廼致懇道之誅寔深
耆艾之思賢子能忠在朕左右真王加錫賚卿始終並兼封
贈之崇式表哀榮之極於乎往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尔
子孫輔享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朕我大臣既極德宗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仰增耀
於禕倫用齊華於圭衮具膏幹赤妻鉄理柔嘉而端肅恭儉
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儀諸子服勤左右之方
身發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宜鼎食之珍於戲維
此朔方寧尔世家之舊新於上壽用成賢母之名

封遼陽王制

朕寅奉丕基務推茂澤廼旌廷臣之舊昔膺柄周之勞俾率
彝章特選印且具官哈散兼資謹應接物寬容始緣宿衛之

勤尋寄貨泉之任致身省闈蓋歷事於五朝執政廟堂嘗首
相者數載每規隨於盡一克同協於和恭均遠外播遠將德
意宣恩東服備著輯綬凡其登進之時率在阜殿之日又奉
公於夙夜亦良稱於股肱弗永終譽遠興遠嘒秋霜在野莫
追既往之悲日行封尚服維新之澤茲誠異數式慰遺魂
噫遠海非遐姑遂懷鄉之志子孫不隊益推報國之忠

封燕下鄉知院祖明里

我國家教孝以勸忠因近以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若恩
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原而能恭勇而知禮始逢景運
當東征西伐之啟先啓戎行有左弭右韞之助克勤乃事竟
隕厥躬顯融不及於當時勲業廼興於後裔往稽故府宜錫
嘉邦於戲古者專城重地莫逾於上谷貴諸幽壤名王遂賜
於全封爾其有知服我休命

祖母

師武臣力國家致典運之隆
恩所自豈曰徒然具官其儉以飭躬然而逮下相其夫子每
崇忠厚之風宣尔家人用啓功庸之盛是以甫及再傳之後
並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三王並列於戲酬其爵邑欲遠舉
於雲中咨尔臣工以示勸於天下用申顯命以資嚮導

父

中典啓運則必有惟樞之舊不一之臣重祿勸功則必有其
士之封侯著之錫具官某曩在宿衛已著勤勞王師飛渡於
長江既賈先登之勇使節載臨於多壘不忘命將之忠逮其
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者風紀之司而尔一
家兼茲兩府故紀勲庸之盛以彰信任之功列以王章著之
邦典於戲擁雍州之地式重師垣申泰山之盟聿昌世胄益

崇忠盡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蓄也爰極文
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趙某方嚴而精明果於而
詳績卓以橐鞬之宵儼然韋布之風始事

世皇即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實簡書每先幾而扶
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摧姦常依日月之光不改冰霜之操
游在政府蔚為名臣嗟賢者之遺屯見予家之多難蕭望之
身罹機禍幾貽咎於當時汲長孺面質深文耻獨為於君子
暨于戡定嘉尔勤勞審是統宗既蹈危而奉義至其子某亦
見殺以成仁方圖報之在衷屢引年而為志載念紫微之務
實資黃髮之詢是用建尔上公保茲東魯可優游於館閣以
勤相於國家於戲慎乃威儀赤烏具瞻於几之俾之者又泰

山庸作於岩之尔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悟理間八制

粵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弘丙教爰錫嘉稱悟理間八歷世勤脩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逝水慈雲隨起於祇園遠探夙智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真如之溫實契予心紹隆佛種之傳以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宿慧真應國師悟佑福國師

封鑑贊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鑑贊八性本天成世隆佛種昔弘宣於內典蚤有譽於諸万物不累心舍奉已者二萬戶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千餘年既徇請而一來宜具書於衆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捨持勝濟慧福國師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朕不纂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出庶徵之禎祥延啓

實如尤深簡注寶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以垂機顯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愍休行及於千年藐在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潛邸恒仰寶坊萬石懸鐘表明珠而不灼四阿承露輯多寶以新成暨余踐祚之初首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贊書噫尚鑒至誠豈直朕躬之禱益弘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封張真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為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德而至聖不執於常名騰茲大歷之在予懷昔異人之輔世具官某倣以興運褒然來儀咨庸方篤於睿思晤對即符於神會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蒼龜成功不居其志固輕於軒冕處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泰和之中酬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容朝廷而不濡其迹設教獨高於衆甫傳宗最號於多賢盛

服齊明保合天人之際基命宥密贊襄邦國之休遠脫誕而弗留每當宁而求既猶慮人間之爵莫廢方外之游俾極崇稱以表高致於乎陟降左右想陪列聖於帝庭出入有無恒佑萬年之皇祚尚紆玄覽祗若寵章

天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傳歷考聖神悉尚至誠之本緣名而設其教論世以嗣其宗其說之興于今茲又張其淵乎授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黃石蓋由老父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是錫率由其舊眷渥維新噫與天下而為公朕用敷於至意居域中而同大尔毋斁於真風

序

皇圖大訓序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山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衡

脩德為治之事嘗進說於

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經筵事臣阿璘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忽都魯都兒迷失潤譯以國語者也天曆二年天子始作奎章閣延問道德以熙聖學又勅藝文監表章儒術取其書之隳繫於治教者以次摹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以為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既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會類可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時文字爾雅譯說詳明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仍敕臣集為之序臣聞古之人君能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真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睿哲之實者弗攷於古訓故也為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以阿順旨意為敬則以承奉疏節為忠不知古學以至於此為其君者獨何利哉今

天子以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羣臣遍知其說使不至徒
徇細人之愛爲具臣之事而已也於康 聖心所在如天日
之昭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金字藏經序

蓋聞乾剛御世必資化於坤儀月鏡涵空亦承輝於日象我
今上皇帝創建大承天護聖寺於是 皇后念紹隆於 祖
武祈輯福於 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迺造金書三乘經
教一大珠藏廣啓勝緣增崇 上志伏願光音融徹顯密圓
通五兩十風詠讚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等竟之慈常住
正因永扶景祚

飲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脩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
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

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至也

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日莫有恒則
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
字蘭奚以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要以進其言曰
昔 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
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尚醫之論著者云
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而 聖心溥
博又將推以及人於是 中宮命留守臣金界奴庀工刻梓
摹印以徧賜臣下於呼推二已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
已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 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爲心而爲
生立命者蓋如此天曆二年 月 日謹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聰明叡知之資臨御宇

內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四時播五
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士鈞之音通八風之化九功既叙盛
德大業至矣哉是以億兆萬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
識不知者也而 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思愆之心
恒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天心惠藥局俾大醫院使臣
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効方
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
用者分廿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勅中書右丞臣撒迪大
禧院使臣晃忽兒不花大司農臣張金界奴與奎章閣大學
士臣阿榮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
金製藥開局以施萬民之有疾苦者十月廿二日臣金界奴
至孝士院奉宣 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帝王之
於民也其爲之衣食以生養之又爲之謹禮讓治疴罔以救
扎瘡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者也今 皇上一日萬幾而思慮之周至於仁惠局之設可
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所以爲我
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記

奎章閣記奉 勅視草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迺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
月作 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章延
置學士貢俾領乎 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
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與亡得失之故而以
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
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燠樹皮閣以棲圖
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

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
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省密有所圖回
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
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知
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原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
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
載不匱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
是閣也靜焉而天爲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
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屏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陽丹
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非工巧所
能摹擬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勅命臣集記諸而攻

木製匡廓植以爲屏焉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洪惟聖天
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豈徒欲夸瑰異於玩
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伏羲則之以作卦
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
仰遠近皆有取焉况乎神物之特出者哉臣是以知天之所
以徵感於聖心之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
也鍊五色石以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以爲古言奇奧蓋有
所喻五色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其
宜而石者以見夫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裏質
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明時近御几
格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叙五行中主皇極蓋以爲
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謫見於上變動於
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

天人之際實在於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兩陽寒
燠風是也肅又哲謀聖則有時若之休在僭豫急蒙則有恒
若之咎此感彼應閏機之發間不容絲其不可揜者如此夫
石微物也臣願因以致其察焉則 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
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以垂萬世之法不亦著乎臣集不
勝惓惓之至天曆二年十一月甲子謹記

御史臺記

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 內殿 皇帝若曰
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
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
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摠國憲其憂深慮遠
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二復
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 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

石內臺做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等言謹具
石請刻 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
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
承 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 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
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迹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
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闊包荒
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

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殺智絀群策取善無方定天下
而一之乃致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
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
以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
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
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它

官雖貴且重不得預况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
犯科爲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
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與
今上皇帝以武皇之親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
功成不居克讓一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
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
所告愬故慨然當宁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
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三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
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
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
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
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
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

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人至元十四
年旣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
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
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
御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
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
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人改
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
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一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
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繼居其
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元思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

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雍土水中而為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一勅臣集書其勝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為道上達乎包羲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始生焉擬之為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為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為卦陰為主於物為風坎之為卦陽為主於

物為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既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為清墮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一汨一汨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淖而為淵注而為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大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曠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為記

勅賜龍章寶閣記

今上皇帝改元元統之二年 御書閣 看雲四大字以賜
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受言藏之摹勒金石仍改至
元之六年重鑄貞木作大閣于饒州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
文宮以度之九月一日 上自上都清暑還次懷來集賢大
亭士不刺失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
執筆以書臣集伏退章深懼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
明詔所臨敢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 國家祖
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興利
恤患懷遠厚往下至一善一藝之錄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
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
訓勅師旅贊詞弥文日盛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
御翰墨心畫之妙成章于天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

皇天縱聖季發自宸衷作為此書度越前聖於戲盛哉然
而宗親戚曉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內而禁衛臺閣之臣外而
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恩群臣莫
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玄所以欣抃舞蹈奉 詔詞
頌詠嘆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山嚴奉以崇構此臣全節
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己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
運行次舍周矣

皇上君臨萬方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之表何
獨得此于 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耀天垂光必有所注
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于是豈
常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真君臣留孫事
世祖皇帝為玄教之宗以清靜寧一之說贊乎 列聖重熙
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相為長久顧

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 恩光之所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閑之者臣全節自幼至今之所自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也 旨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以特書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玄教而有作者尚克清慎篤敬以率其衆毋忘 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興感嚴奉之意常何如哉川靈嶽祇凡百有神依乎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護毋敢厭數則幽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萬斯年乎至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勅賜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大李士不刺失利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嘗蒙 先

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儼為 太上老君說經之像刻沉水之香以為山而居之奉以歸諸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達觀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 皇上寵賜閑之看雲四大字模以文粹飾以雲龍奉而置諸其閣矣有 勅汝集其作文以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 聖人與天為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擬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之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為聖不足以盡之又至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為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

當兆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爲天又曰爲玉玉天之類也是以禮天者用之言可以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老君猶以爲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爲乎上古聖神以爲天之無言也而其所以無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風霆雨雷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爲天者無不在是

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朗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齋明盛服之有臨睟面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以此事夫豈非玄教之所以

爲可宗者乎夫土清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衆達觀其一也命玄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真君以來羽翼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表裏不二繼繼繩繩之傳方未艾也噫王象之所奠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脩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以爲記至正元年閏五月己卯日謹記

碑銘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番君之有廟于番易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國朝廷祐年郡守王都中以其廟之久弊更新之郡人玄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以

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爲書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神
焉郡人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表仁慶之別業在永
平門外平衍寬阜因玄妙觀住持王仁近致諸大宗師以爲
番君廟仍作爲宮于其側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二年自舊
廟奉番君之舊像以居仍以梅鎬將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
其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
醴幣大合樂以饗之民大悅明年太宗師言于朝
天子遣使者封奩香織金文之幣爲之衣以賜 勅翰林院
畫旨賜文惠觀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願神凝素文教真
人于有興及宋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
曰文惠王文因漢舊謚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
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其爲故萬
戶齊某世以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參政王都

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乙治觀事者志
遠也六年九月胡旦

天子清暑上都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刺失利等用大宗

師言新廟之宮宜勒銘有 勅以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

史策世能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王國分而微而廟祠在

番易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茲是其又乎抑神明之威有

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

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太新其廟韓愈嘗

書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國會盟季子之

賢仲尼猶稱之既無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爲氏番君又以

吳氏與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名稱如此哉太宗師從

其師受知

世祖皇帝事 列聖五十餘年尊榮安久鄉里及位特進

號曰真人其大父父有

武宗皇帝之錫命若曰世祚饒國建立為公於是大宗師因
祖父之賜履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之新廟極其盛大其
亦倣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稽首奉 詔者銘以遺
之其詞曰

有具世家

於赫番君

相是有歸

克換其群

江南之東

惟番惟大

洪源盛流

彭蠡其匯

大納有容

保和以冲

含生所資

神明來宮

額二千里

中城聽治

民之來享

出入多制

神道尚幽

人道尚明

別而理之

新宮乃成

既遷既好

歲久面弊

東門有田

萬神收萃

自堂祖基

棟宇言二

靈之洋一

來亨來安

顧瞻故鄉

孰非吾土

隨感有見

寧滯方所

相方度新

在我曾孫

曾孫孫子

思著思存

道家之宮

以祀上帝

則具是依

曷其有替

文惠之褒

人無異辭

有煒裳衣

天子錫之

神之格思

食尔舊德

勿私尔邦

惠我四國

史臣脩詞

麗牲有碑

百神敬共

明詔在茲



Faint, illegible text and a grid pattern are visible on the right page of the book. The text appears to be arranged in columns and rows, but it is too light and blurry to read. The grid pattern consists of several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lines, creating a table-like structure.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scanned document with a watermark and some background noise.

